

无河天

「台湾」华严

海峡文艺出版社

无河天

「台湾」华严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5 号

无 河 天

[台湾] 华 岩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尤溪印刷厂电脑排版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0.125 印张 2 插页 219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80534—658—5

I·553 定价: 7.50 元

饭桌上，楚雨恩关怀而又怜爱的眼色看着四个女儿。刚从机场接回来的老大楚黛尼在他左手边。右手边是回到娘家已有个把月的老二楚爱尼。三女楚珊尼傍着大姊坐。老么楚荷尼从学校里回来晚了一步，搂着多年没见面的大姊，在她脸上左一下右一下的亲着；这时闪亮的大眼睛看着搭挂在座椅扶手上她母亲的一件黑色镶着金色亮片的毛线衣，眉心那么一蹙：

“妈呢？”

“回来了一下子，又出去了。”楚珊尼回答。

“她答应我们晚上一定留在家里的嘛，不是吗？”

没有人回答楚荷尼的问题，楚黛尼看一眼她的父亲，他已经端起汤碗喝汤了。

“二妹，”大家问过楚黛尼一些问题，现在她关切的目光投向楚爱尼：“贺午南要我替他问你，什么时候回到美国去？”

楚爱尼还没有回答，楚荷尼已在旁边嚷了起来：

“大姊，‘回美国去’？什么话？一个中国人去美国为什么要说回到那儿去呢？”

“得了，老么精，你又来了，”楚黛尼笑着，“这是说话上的习惯嘛，二姊二姊夫住在美国……”

“这是错误的说话习惯，大姊，我听了不顺耳。”楚荷尼眨着眼睛望着楚黛尼。“老么精”是她大姊给她的昵称。回想小时候在难得见到母亲的情况下受着的长姊的呵护……楚黛尼出国前后六年，也就没有人这样叫她；这时又听她这一声，心窝里一阵温热，眼圈儿也发烫起来了。

“好吧，”楚黛尼笑着，“那么就是你二姊夫……他要我问你二姊什么时候到美国他家玩儿，现在说对了没有，嗯？”

楚珊尼笑着，楚雨恩也微微带笑。楚荷尼看了她二姊一眼，楚爱尼可没觉得楚黛尼的话有什么好笑，板着她那苍白的脸孔，伸出手中的筷子挟了一些青菜放在饭碗里。

“喂，爱尼，你说怎么样呢，我答应午南立刻给他回音哩。”

“美国不好玩儿，我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要去。”楚爱尼说。

“那怎么可以呢？午南他……”

“怎么不可以，你这下子回来都可以在家里至少待一年……”

“我的情况不一样，我是……”

饭厅的门被推开，进来了女工阿雪：

“大小姐，大小姐电话。”

“奇怪，我……谁会给我打电话呀。”

“大姊，八九成大姊夫从美国挂回来给你的。”楚珊尼笑嘻嘻地说：“你和二姊回来，大姊夫和二姊夫长途电话费可真有得花了。”

楚黛尼听完电话回到客厅。楚珊尼问：

“大姊，大姊夫的电话我没猜错吧。”

“猜错了。”

“那么谁给你打的电话？”

“你问我，我正想问你哩。”

楚珊尼笑着：

“哦，王在德，他为什么性子猴急到这种地步呢？”

“你根本就不必告诉他我回来的事。”

“谁说是我告诉他的？他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然后一天到晚紧盯着我问时辰。我没怪你他把我烦死了，你还怪我多嘴哩。”

“三小姐，三小姐你的电话。”女工阿雪又来报告。

楚珊尼啊了一声，一脚踢开座椅跑了去。隔了两三分钟回到饭厅来：

“爸、大姊、二姊，对不起，我吃饱了，我有事儿，得出去了。”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等我们大家吃好了再走不行吗？”楚雨恩皱起了眉。

“爸，我……三四个同学在马路边儿上等着我哩。”

“哦？……那……那你又得到什么时候回来呢？”

“看情形，没有特别的节目的话，十二点钟以前回得来。”

“昨儿晚上你也说十二点钟以前回来，结果呢？”

楚珊尼倚在厅门边儿上甜笑着：

“昨儿晚上情况不一样……而且，我是走路回来的，路上起码花了一个半钟头。”

“今天晚上不可以超过十二点，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如果没有人建议到哪儿去的话。”

“有人建议你也不要参加。”

“那怎么可以呢？爸，人家会说我装腔，没情调，我不去还有别人会去，结果……”

“结果怎么样？”

“爸，别这样，难怪妈说你婆婆妈妈的，你想，现在是什么时代……”

“你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吃喝玩乐的时代？”

“你自己不想吃喝玩儿乐……”

“你还是个学生，珊尼，你要……”

“我天天上学去，应该做的不是都做了吗？”

“你……”

楚珊尼哈哈地笑了一阵：

“爸，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就是……你心里明白我要说你就是什么了吧？好了，回头见，你和大姊她们多说会儿话。我够大了，知道照顾自己；你老人家代替妈妈管教女儿的事儿做得已经够多啦。”

夜，楚黛尼走进楚爱尼房中。楚爱尼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黛尼走近去，坐在妹妹床边缘。

“爱尼，晚上爸爸跟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你应该仔细地想一想。”

“大姊，也许，也许我们……我应该说我自己，我从小就是……自尊心过分高，所以……”

“人……活在世界上，谁不是或多或少都会遇着不如意的事？尤其是疾病，谁能够活着永远不生病？夫妻如果不是同甘共苦的，又叫做什么夫妻？”

“大姊，这些话我听过的次数已经太多了。你绝顶聪明，为什么也说老套的话呢？”

“我觉得你这么做，对午南和你自己都是不公平的。”

“我完全是为他着想，大姊。”

“你只是拿你自己所猜想的来猜想别人吧。”

楚爱尼没出声。一年前，她因右乳患癌而动了切除的手术，好不容易等得创口愈合。那一夜，夫妻俩睡在一起……她永远忘不了贺午南那种惧怕和“毫无心情”的表示。他的手不敢触着她的胸，就像她的恶疾会传染给他；或者，她身上的疤痕会使他联想到死神。她背过身去流着泪。想往日，往日那等恩爱的夫妻……她无法再往下想，泪水又将忍耐不住地涌上来。

“唉，爱尼，你这是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哩。”

“大姊，午南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幸，他也不幸；人多半年龄大了才生癌，我的年纪实在太轻了。”

楚黛尼一时没有话。

“我想，他的话也有道理。他年纪那么轻……以他的条件，正是可以享受人生的时候。如果我挡在他路上……”

“这么说，你们两个人也可以算是夫妻的关系吗？”

“大姊，你说，什么事这年头能够单靠关系两个字维持呀。”

“我……我是说你们中间有爱，有……对人生的了解，有……”

“但是，现实往往是最残酷的，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癌症，但是它来了，我不接受也得接受。至于他，他没有准备好把我的噩运当作他的，我应该原谅的。”

“但是他是爱你的，你回来以后他……”

“也许你说得对，大姊。但是我更清楚一点：我想保持他对我这一份怀念，就得记住还给他自由；如果我把自己臭包袱样地挂在他身上，你难道想不到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楚黛尼不知道该说什么，叹了一口气。

“你不必替我担心，大姊，我回来以后心情平静了许多，也快乐了许多。和贺午南在一起我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使他不快乐，我……”

“不，我认为你这样做只是使你们两个人……”

楚爱尼打断她：

“大姊，我的问题暂时不必讨论好不好，说些你的问题给我听。虽然，你的问题在我看起来根本算不上一个问题。”

“那么你是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我说给你听？”

“我什么也不知道，甚至不了解，我只听说你受不了大姊夫一天到晚‘无话可说’，这点……我希望你能够解释给我听。”

“听起来我太不通情理了，是不是？也许，这些年来离开家在异地过日子，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坚强，内心里却变得薄冰一样的脆弱；我不知道怎么的，越来越不能忍受他的作风。他一天到晚埋头在书本和工作当中，我不但不怪他而且十分欣赏。但是饭桌上，或者休闲的时刻他也完全像一个哑巴或者聋子，我可就像一个被困在沙漠里或者在大海上面漂流的孤魂了。”

“你口才那么好，为什么不想办法循循善诱呢？”

“你以为我没试过？我试过整整三年啦，我……我现在是烦了，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基本上他是爱你的。”

“我和他结婚的时候相信这一点，现在可就怀疑了。”

“哦？”

“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很有脑子的人，没有脑子他哪里得来一肚子的学问？既然有脑子，他难道想不出最起码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他的妻子？尤其是在美国，在那种外面的世界和我们事实上毫无干系的地方！”

“大姊……你这次回来，不是拿教书做借口，事实上准备和江印白分手吧？”

“我……不知道，爱尼，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说我已经不爱他，只是，他……他实在使我受不了了。”

“唉，大姊，做人真的很痛苦，你说是不是？”

清晨一点多钟，楚雨恩睡在床上，楚太太高调门的连名带姓地呼唤和一片刺目的灯光把他弄醒了。睁开眼，太太身上做客归来的衣服还没有换，双手搭着膝盖坐在她的床沿上。她的呼吸急促，胸脯也急速地一起一伏；床头灯的绿罩子在她脸上隐约地抹着一层绿，但仍旧看得很清楚她脸上因盛怒而无法控制的扭曲的肌肉。三十多年来的经历，楚雨恩如果不是已经麻木便是习惯妻子这副神情。虽如此，晚上如果他稍一不慎，一场可预测其强烈程度的风暴将使得全家鸡犬不宁。他从被卧里坐起来，忍不住一个呵欠：

“系珠，你又想到什么事情啦？”

“我问你，楚雨恩，今天下午两点多钟你离开办公室，整整两三个钟头的时间，你是哪儿去了？……你……你又去和她幽会，呃？你以为我不知道？”

“太太，小声些，别把孩子们吵醒了。”

“你答话呀！”

“我去看老王，他病了，在医院里。”

“看一个病人费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我们谈一个问题，我坐了很久。”

楚太太鼻子里一声嗤笑。楚雨恩又是一个呵欠：

“系珠，你不累吗？休息吧。”

“她前两天给你打过电话，对不对？那个死不要脸的女人！”

“我们明天再讨论什么人死不要脸好不好？”

“她死不要脸，那个朱绿恒！你怕你的四个宝贝女儿听见我提到她的名字，我偏偏就要大声地提！”

“何苦来，系珠，你又这样的激动，回头又睡不着觉，你这是和谁过不去？”

“难道你还关心我睡不着觉？你只愁我不死，死了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夫妻。但是你知道吗？我一定不会死，我一定活得比你们两个人合起来的寿命都还要长，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不让你们两个……得遂心愿！”

楚雨恩缄默了一会儿：

“系珠，我很累，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去。”

“你当然累，你不累死才奇怪，和那吸血鬼的女人纠缠了一个下午。”

楚雨恩阖着眼，一口又一口地吞咽着口水。

“可惜，被吸血鬼迷住的人自己不知道遇上一名吸血鬼。她吸你的血，还吸你的钱；当你心甘情愿地奉献的时候可得记住一件事，你的钱当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我郑系珠娘家带来的财产！”

“你这又是一句什么话！郑系珠？”楚雨恩霍地从斜靠着姿势坐直了身子，严厉的眼色迎接着妻子那两道冷箭一般的目光。事实上这也并不是楚太太第一次故意不顾事实，说

娘家财产的话激怒他；但今天居然更进一步的牵涉到朱绿恒，使得楚雨恩又几乎差了一步道行全消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话，支票簿上第四十九号的一笔款子你用到哪儿去了？”

“哦？你怀疑我把那笔款子给了谁吗？”

“是的，我十分怀疑，你给了谁呢？”

“一个朋友有急用，我借给他了。”

“傻瓜笨蛋才相信你胡说八道。”

“我的话没有一句你听起来不是胡说八道的，为什么你又要和我说话呢？”

“好吧，那你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

“原谅我，我答应人家谁也不告诉的。”

“可不是，这是你一向骗人的惯技！”

“三个月以后这笔款子会回来的，那时候你要怎么说？”

“嘿，”郑系珠一声冷笑，“谁不知道你有偷天换日的本领，三个月以后那笔钱是哪一笔，只有鬼知道！”

“嘿，”楚雨恩也冷笑一声，“那么你该早知道不必多问，我也不必多费唇舌了。”

“我想你还是老老实地说话比较好，那个女人，她心甘情愿地和你搭姘头，难道不是贪图你的钱，要你养活她一辈子？！”

“好吧，你要我老老实地说话我就老老实地告诉你：朱绿恒如果肯要我一分钱——百分之百我自己血汗挣来的钱——我心里就有一分欢喜。很不幸，我直到现在连半分欢喜都还没得到，你听了觉得高兴呢？还是可怜我？还是认为我还在胡说八道呢？”

“听你的口气，你的情妇起码是一个女神。但是我说呢，她比不上一个妓女，一个破坏别人家庭幸福的烂女人！”

楚雨恩强自镇压着不发作，躺下身去把被子拉得高高地，直到掩盖了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楚黛尼和王在德踩着指南宫的石阶一步一步地往上登。

“谢谢你答应今天和我一道出来走走，我……几乎不敢相信你会答应我的。”王在德把他往日的女朋友陌生人般上下打量着。

“我当然会答应你，难道我们不仍旧是好朋友吗？”

“记得吗？楚黛尼，那时候同学们说情侣不作兴上指南宫，神仙会把他们活活拆散的……是你不相信还是我不相信那些话的？你一旦去了美国，吕洞宾可真的就把我们活活拆散了。”

“指南宫供奉的是吕洞宾吗？”楚黛尼眼望着前方起伏连绵的山峰。

“我是不迷信的，但认为约会有的是地方，何必一定上指南宫。你说神应该是爱人的，无缘无故拆散人家情侣的一定是恶神，恶神还理会他做什么？”

“我那么说吗？”楚黛尼笑起来，“我都忘了自己那么说过哩。”

“当然，当然你是忘了的，你说过的话后来又忘记了的多看哩。”

“喂，今天你约我出来不是准备清算我的吧？”

“清算？不敢不敢，我王在德再没有条件，脑子里还是文明得很的。”

“哇，好累哟，我走得心跳啦。”

“你是开始衰老了，美国牛排吃得太多了。”

楚黛尼一手在额上掠了掠，额上满是汗珠。嘴里呼地一声，在一条长石凳上坐下来。王在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洁白的手帕递过去，楚黛尼接着，抹着脸上的汗珠。王在德在她身旁踏来踏去的，这时弯下腰，摘起石级旁的一株酢浆草。

“你去了美国，我常常一个人跑来这儿散步。我一直盼望找得到一株幸运草，一直找不着，原来早被江印白摘去了。”

楚黛尼不由心里一份很深的感触，避过王在德那两道从前常使她心动的视线，蹙着眉心望着天边的朵朵白云。

“说说看江印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黛尼，我这辈子比不上他，下辈子也好拿他做个榜样。”

“在德，我替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好不好？”

“哈！好心人，好心人！可是你可知道你这是对我进一步的侮辱？我交不到女朋友，要你给我介绍？”

“我的意思是世上多的是比我好万倍的女子……”

“那你怎么对得起那个比你好万倍的女子，把你扔掉不要的烂货推给她？”

“在德，你为什么总不明白？人和人在一起，环境、机缘、心情……我那时候……”

“你那时候觉得孤独，不能够相信我的一颗心永远在你身边？”

“问题并……”

“问题并不是那样的简单，这是你想说的话吗？”

“随便你怎么想，我……也都无所谓；你越想得出我的恶

气，我应该对你越好，你说是不是？”楚黛尼说着从石凳上立起身。

王在德嘘了一口气，扔了手里的草，跟在楚黛尼身旁继续踏着石级向上走。

“这次你回来，真的准备在国内教一年的书吗？”

“是呀，你说我有什么装假的理由吗？”

“在美国夫妻过日子应该是相依为命的，你走了，他不得一个人寂寞得苦吗？”

“夫妻相依为命是对的，但夫妻也是平等的，互相为对方着想的。我回来为的是我的事业，他应该谅解。如果我不站在他的立场替他着想，我留在国内的时间也许就不只一年了。”

“唔，对呀，这是很文明的想法，你真不愧去外国喝了一肚子洋水回来呀。”

楚黛尼皱起了眉：

“回头走吧，王在德，我想回家了。”

“回家？我们俩都还没点出主题来哩！可记得你自己从前说，做人每做一件事都应该有个主题。什么是你今天答应我出来走走的主题呢？”

“主题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你的讥讽，够了吗？”

“唉，我王在德怎么沦落，居然会到狠心地讥讽你的地步！”

“在德，天涯……”

“何处无芳草，呃？楚黛尼，现在我说一句老实话：喝了洋水又使你怎么变的，那样口灿莲花的好舌头，如今居然每一句台词都是别人家说了几千几万遍以上的老话！”

“在德，我……我是知道你的，也……关心你，我希望

你……”

“希望我怎样？你说你能够希望我怎样？”他的目光哀怨而又锐利地望着她。

“希望你真正的了解我，原谅我，面对着……”

“唉，”王在德摇着头，“我们回头走吧，黛尼，你想回家，我送你回去吧。”